

# 做乡亲们贴心人

吴昌勇 陈延安



他带去袁永翠的口信：“平平安安回来，别苦了自己。”

年底，伍先忠用打工挣的钱还了贷款。10多年后的2011年春天，为了修通一条长3.5公里的产业路，伍先忠再次找到银行贷款。

至今，伍先忠还有15万元银行贷款没还上。妻子责怪他做事冒失，他却满怀信心：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，一切都好说。”

## 二

2014年初夏，伍先忠病倒了。一检查，早期食道癌，需立马做手术。那时，他的妻子也因病刚做手术不久。

村民们得知后纷纷说：“就是花再多的钱，我们也要救伍书记的命！”正在四处筹钱的伍先忠婉拒了这份好意，他只劝给乡亲们一句话：“大家安心在家等着，等我回来。”

手术前夜，伍先忠怕第二天出现不测，便找来纸和笔写下：“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向组织汇报思想了……如果我回不来，请找一个作风过硬的同志带着乡亲们继续奔光景……我还有一些贷款，用于修路，请组织相信我，这些年我没有乱花一分钱，没有还上的贷款，我让儿子替我还清……”

他又给两个儿子留下话：“如果我下不了手术台，要照顾好你们的母亲，这些年，跟着我，她没享到一天福。银行贷款你们一定还上，不要给组织提任何要求，一定不能……”

4个月，伍先忠和妻子袁永翠刚刚回到家中，乡亲们便接踵而至，全村500多户，没有一家落下。

## 三

2015年，原蒋家关村与立新村合并为新的蒋家关村，村两委班子要重新选。选举村党支部书记的这天早上，袁永翠对伍先忠说：“老伍啊，你可真是搞不得了，

好不容易身体才好些！”伍先忠点了点头。全村94名党员，除去在外打工赶不回来的16人，其他78人全部到场。群众也从四面涌来。

尽管投票还没开始，但是大家心里都装着一个人——伍先忠。投票结束后，开始计票。伍先忠的名字响起77次。大家正纳闷，是谁少投了一票？

这时，身体还未完全恢复的伍先忠被人扶着站起来，说：“这一票是我没投自己。做了这么大的手术，我怕身体撑不下去，影响村上今后的发展！”

“不要紧，还有我们，我们能帮你！”“你给思路，我们出力！”“这副担子，只有你能挑得起！”……

见此情景，伍先忠百感交集，慨然道：“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，我就是豁出命，也要跟大家一起把村子建设好！”

这一天，回到家，伍先忠刚跟妻子挑了个话头，袁永翠就反问道：“你的身体能吃得消吗？你咋不要命了呢？”这一问，伍先忠无言以对。又想起出院时医生的叮嘱：“不要劳累，饮食要规律，定期复查……”

良久，伍先忠才开口：“能为村里办点事，就是命丢了，也值！”

## 四

“品行比成绩更重要。”伍先忠这样教导两个儿子。

“我爸爸在信仰里！”在伍鑫的记忆里，家里是父亲的另一个办公室，村民来办事，他总是不厌其烦。

长期的耳濡目染，在儿子的心中种下正直善良的种子。“长大后，一定要做父亲这样的人。”怀揣着这样朴实的想法，伍鑫在高中毕业前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。从那以后，伍鑫感觉和父亲靠得更近了。二儿子伍军也紧跟哥哥的步伐，23岁那年加入了党组织。

“实际上，父亲是我没有写在纸上的人党介绍人。”伍鑫道出心里话。那天，伍先忠给儿子打电话，以“我和你妈想你了”为由，让在西安工作的伍鑫抽空

回家一趟。

回家后吃完饭，伍先忠提议，父子俩一起出门散散步。伍鑫了解父亲，父亲一定是有事情要和自己说。

还没等伍鑫张口，伍先忠问儿子：“这几年，村子发展得还行吧？”伍鑫接道：“那还用说，和小时候相比，可以说是巨变啊！”伍先忠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只可惜啊，眼下村里需要有能力、能吃苦的年轻人，好多事情还得再推一把。”伍鑫瞬间反应了过来：“爸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回来？”

“嗯，有那个想法，所以想征求下你的意见。”伍先忠满脸温和。“爸，我听你的！”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儿子回答得斩钉截铁。伍鑫明白，父亲想让自己回来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

很快，伍鑫出现在村里，出现在伍先忠的身旁。看到伍鑫放着每月上万收入的工作不干，回家创业，大家先是想不通，后来想通了：这都是为了村上长远发展着想啊！受此触动，一些村民纷纷动员子女回村发展。30多位年轻人先后从外地回乡创业。在年轻人的推动下，村里的特色产业不断发展越来越红火。

今年2月25日，作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，伍先忠走进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。这位一向坚强的汉子，在会场流下了泪水。

# 我与一座城

## 江北水城

李云雷

我的家乡在聊城，更确切地说，在聊城冠县。在我小的时候，聊城是山东省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。尽管如此，聊城仍是我们心目中的大城市。谁要是去过一次聊城，就会引来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。

高考那年夏天，我终于第一次来到了聊城，是和同学一起去参加外语听力测试。那天清晨，我和几位同学在冠县汽车站坐车，一个多小时后，就到了聊城。一路上我们都很兴奋。考试很快结束了，但我们都不舍得走。有同学提议在聊城转一转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。于是我们一起去了凤凰台、光岳楼、山陕会馆，最后来到了东昌湖。我们沿着湖堤漫步，看着烟波浩渺的湖面，以及湖上的岛屿、游船和岸边垂钓的人们，感到很惬意悠闲。这时有同学买来了雪糕，我们便坐在硕大的遮阳伞下，边吃雪糕边看风景。几位同学相约坐游船到湖里转了一圈。中午时分，我们来到一家小吃店。那时我是班长，特意多带了点钱，于是请大家吃饭。直到回去之后很久，我才发现那次去聊城随身带的书里夹进了一些钱，也不知是谁偷偷放进去的。

考上大学之后，到聊城的次数就多了。我在北京上学，有人问我的家乡在哪里，我说是冠县，但知道的人不多。我又说是聊城，可是知道的人也不多。我继续告诉对方，就是《水浒传》里的东昌府，武松打虎的景阳冈、斗杀西门庆的狮子楼，还有小旋风柴进失陷的高唐州，都在那里。问的人听了，便会恍然大悟地频频点头。后来学了文学专业，再有人问我家乡在哪里，我就说是曹植墓的所在地，是学者季羨林的故乡，是著名作家萧红的祖籍所在地，问的人也就明白了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以为聊城在历史上也不知名，后来才发现不是。孔子的弟子冉雍的墓就在我们冠县，孟子就是在路过冠县张平村时说出了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”的千古名言。张平村是以东汉科学家张衡的字命名的，我姥姥家就住那个村庄。有孔孟在，聊城在历史上的地位就不言而喻。这且不说，在京杭大运河通航时，聊城的临清“东控齐青，北临燕赵”，是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，东昌府也因运而兴，成为“漕挽之咽喉，天都之肘腋”，是运河几大商埠之一。可见，聊城在历史上有过繁荣的时期，只是后来漕运改为海运，聊城的交通地位才有所变化。

聊城虽然经济发展一度缓慢，但民风却一直很淳朴，保留了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。我出生成长在乡村，从小使用的农具有的有上千年历史。那时候的生活虽然贫穷，但岁月悠悠，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经济发展曾经落后的聊城，一旦发展起来却是势不可挡。大约从2000年之后，每次回家乡，我都可以发现聊城的变化，变得新了，美了，变得光彩照人了！

现在的聊城以“江北水城”著称。我和同学曾游览过的东昌湖如今明媚宽阔，是长江以北少见的大型城内湖泊。光岳楼、宋代铁塔、山陕会馆等名胜古迹，似颗颗明珠点缀于城中湖畔，令人流连忘返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新的发展理念中，经济已不再是唯一的指标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，“留住乡愁”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等理念已融入实践，在这方面，聊城大有作为。我还注意到，在前几年发布的中国城市信息化五十强中，聊城位列第三十位。如果说我们错过了工业化的最佳时机，那么紧紧抓住信息化的契机，或许能让聊城走向新的繁荣。我希望这一美好前景能够早日实现，到时我想再和那些同学在湖堤漫步，吹吹微风，看看斜阳。

下图为聊城东昌湖风光。

影像中国



# 大地

# 逐梦

立夏刚过，陕西省岚皋县蔺河镇蒋家关村五保老人王学翠就又病倒了。

这是王学翠今年第十趟去医院。这一回，陪在她身边的不是村党支部书记伍先忠。因为腰疼得厉害，伍先忠也在接受治疗，所以就让儿子伍鑫陪护王学翠。

身体稍稍好转，伍先忠就急匆匆地赶到医院。“咋个样，好些了？”王学翠问道：“比前几天倒是松泛多了。”伍先忠弯下腰，用手摸了摸老人浮肿的脚背。

“今晚让娃娃回去睡。”王学翠指着放在床头柜上的一盒药，说：“他身体也不大舒服呢。”“莫事，我来！”话音刚落，伍先忠径直坐到了床沿上。

“莫事，我来！”——过去30多年里，这是身为共产党员的伍先忠最常说的一句话。

1995年，而立之年的共产党员伍先忠担任蒋家关村党支部书记。

那时，村子依然贫困。山大沟深之地，即便有时收成不错，富余农产品也运不出去。年轻人一茬茬外出务工，村里一片萧条。

上任后的头一件事，伍先忠决定从通电开始，让村里彻底告别煤油灯时代。

“愿意通电的，请举手！”伍先忠的话刚出口，会场就齐刷刷地举起了手。

群众有热情，伍先忠就有了干劲。初步匡算，各家需要均摊600元左右的费用。村民们纷纷想办法凑钱。可是近半年时间过去了，仍有好几户没凑够钱。“伍书记，不是我们想拖后腿，是真的想不出办法！”

“莫事，我来！”伍先忠组织几户村干部到信用社贷款6000元，先凑齐材料款，开始栽电杆拉线。随后，他又把贷款分次全部转到自己名下，一人扛起了所有的还贷压力。

1997年春节，沉寂了多年的小山村终于通上电。一些老人喜不自胜：“真没想到，老土屋还能挂上电灯泡。”

然而，那头，伍先忠家却闹翻了天——直到信用社上门催收贷款，妻子袁永翠才知道伍先忠给家里捅了个大窟窿！

袁永翠红着眼睛数落：“背着这么多的债，日子怎么过？”伍先忠一声不吭。

“你把娃娃带好，我去挣钱回来还账。”那一年春节没过完，伍先忠就要出去去浙江打工。听说他要走，家里一下子来了10多个村民：“伍书记，你去哪儿，我们跟着去哪儿！”实在拗不过大家，伍先忠最后决定：“亏了钱，路费算我的；挣上钱，你们赶紧还账。”

到了浙江后，伍先忠恳求老板，能否每人先支付1个月工资。见伍先忠为人实在，还没开工，厂里就为每人预付了1000元工钱。

这笔钱很快邮寄回了蒋家关村。村民们循着汇款单上的地址找到了伍书记，也给

境不凡有很大关系。它们藏匿在天然混交的深山老林之中，不易寻觅。

去林中寻觅采集人参，称为放山。放山人，则是以采集人参为职业的山民。放山人的生活与森林紧紧联系在一起，他们以山为家，与林中万物和谐共处。他们朴素地认为，是森林供养着他们，如同大海供养着渔民一样。而渔民捕鱼，捕到未长大的幼鱼时，会主动放回大海。同样，这些放山人在寻觅到没有长成的人参时，也不会采，他们会在一旁的树上作下记号，待数年后人参长成时再来采集。

由于人参的药用价值显著，价格不菲，很快，种植人参在长白山区盛行起来。人们在林边地带，选好适合人参生长的地方，伐倒树木，割掉灌丛，清除根柢，用黑油油的腐殖土培起参床，把采集到的野山参籽种植到新开垦的生荒地。担心阳光直射，就搭起板棚遮蔽；怕水分不足或过盛，就

在参棚之间修起浅渠。人工种植的人参很快进入了市场，需求量越来越大，种植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人参从此撩开了神秘的面纱，走出深山老林，变得寻常。

到上世纪80年代，人参种植达到鼎盛，产量逐年攀升。此时，遮阳的板棚已被塑料参膜所代替，坐车行驶在长白山区，坡坡岭岭上不时可见一条条醒目的蓝色飘带。

然而，就在这时，一些有识之士却意识到一件严重的事情。这样的人参种植，以毁林开荒为代价，以牺牲生态为成本，倘若如此发展下去，更多的林木、植被将会被毁掉，人参品质也会大大降低，走上一条得不偿失之路。

有人开始大胆尝试。在自家承包的山林中，选出一块适合人参生长的地块，将参籽撒播下去，任其自然生长。令人惊喜的是，翌年春天，便有参芽悄然拱出地面，混迹草间，野生野长。三年开花，五年结籽。春末夏初之季，从林间随风摇曳着绿白相间的朵朵参花。待到仲夏，肾状玛瑙般艳红的参果时隐时现，藏匿在大自然的万木丛中。

这种野播的人参，叫“林下参”，品质好，不毁林，保生态。人们开始纷纷效仿。过去的人工种植方法逐渐被放弃，眼瞅着坡坡岭岭的“蓝色飘带”逐年减少。

种参人已经醒悟，人参若想保持住贵重的身价，必须重新隐藏在长白山天然混交林里。正是那里清澈的水源，如伞般的高大针阔叶乔木，成分丰富的土壤，生态完好的植被，保证了人参的品质。

何止人参是这样，很多宝物都是如此。离开特殊的生态环境，宝将不宝，物将不贵。只有保护好一方天然生态，才会有宝可藏，有宝可取，有宝可用。